

## 第六回 俏侍兒調私方醫急病 賢小姐走捷徑守常經

詞云：

許多緣故，祇根無由得訴。虧殺靈心，指明冷竇，遠遠一番良晤。側聽低吐，悄然問，早已情分意付。試問何為，才色行藏，風流舉措。

〈柳梢青〉

話說彩雲看過雙公子之病，隨即走到夫人房裏來回覆。恰好小姐也坐在房中。夫人一見彩雲，就問道：「大相公這一會兒病又怎麼了？」彩雲道：「大相公睡是還睡在那裏，卻清清白白與我說了半晌閒話，竟不象個病人。」夫人聽了，不信道：「你這丫頭胡說了，我方纔看他，還見他昏昏沉沉，一句話說不出；怎隔不多時，就明明白白與你說話？」彩雲道：「夫人不信，可叫別人去再看，難道彩雲敢說謊？」夫人似信不信，果又叫一個僕婦去看。那僕婦看了，來回說道「大相公真個好了，正在那裏問青雲哥討粥喫哩。」夫人聽了滿心歡喜，遂帶了僕婦，又自去看。

小姐因同彩雲回到樓上，說道：「雙公子病既好了，我心方纔放下。」彩雲道：「小姐且慢些放心，雙公子這病，據我看來，萬萬不能好了。」小姐聽了著驚道：「你方纔對夫人說他不象個病人，與你說閒話好了，為何又說萬萬不能好，豈不自相矛盾？」彩雲道：「有個緣故。」小姐道：「有甚緣故？」彩雲道：「雙公子原無甚病，祇為一心專注在小姐身上，聽見若霞這蠢丫頭說兄妹不得夫妻，他著了急，故病將起來。及我方纔去看他，祇低低說得一聲‘蕊珠小姐叫我看你’，他的昏沉早喚醒一半。再與他說明兄妹不可為婚這句話，不是小姐說的。他祇一喜，病即全然好了。故我對夫人說，他竟不象個病人。但祇可怪他為人多疑，祇疑這些話都是我寬慰之言，安他的心，並非小姐之意。我再三苦辯是真，他祇是不信。疑來疑去，定然還要復病。這一復病，便叫我做盧扁，然亦不能救矣。」

小姐聽了，默然半晌，方又說道：「據你這等說起來，這雙公子之命，終久是我害他了，卻怎生區處？」彩雲道：「沒甚區處，祇好聽天由命罷了。」小姐又說道：「他今既聞你言，已有起色，縱然懷疑，或亦未必復病。且不必過為古人擔憂。」彩雲道：「祇願得如此就好了。」

不期這雙公子，朝夕間祇將此事放在心上，躊躇忖度，過不得三兩日，果然依舊，又癡癡默默，病將起來。夫人著慌，忙請名醫來看視，任喫何藥，祇不見效。小姐回想彩雲之言不謬，因又與他商量道：「雙公子復病，到被你說著了。夫人說換了幾個醫生，喫藥俱一毫無效。眼見得有幾分危險，須設法救他方好。但我這幾日也有些精神恍惚，無聊無賴，想不出甚麼法兒來。你還聰明，可為我想想。」彩雲道：「這是一條直路，並無委曲，著不得辯解。你若越辯解，他越狐疑。祇除非小姐面言一句，他的沉痾便立起矣。捨此，莫說彩雲愚下之人，就是小姐精神好，也思算不出甚麼妙計來。」

小姐道：「我與雙公子雖名為兄妹，卻不是同胞，怎好私去看他？就以兄妹名分，明說要去一看，也祇好隨夫人同去，也沒個獨去之理。若同夫人去，就有話也說不得。去有何用？要做一詩，或寫一信，與他說明，倘他不慎，落人耳目，豈非終身之玷？捨此，算來算去，實無妙法。若置之不問，看他懨懨就死，又於心不忍，卻為之奈何。」彩雲道：「小姐若默默的守著禮法，不肯見他一面，救他之命，這就萬萬沒法了。倘心存不忍，肯行權見他，祇礙著內外隔別，無由而往，這就容易處了。」小姐道：「從來經權，原許並用，若行權有路，不背於經，這又何妨？但恐虛想便容易，我又不能出去，他又不能入來，實實要見一面，卻又煩難。」

彩雲道：「我這一算，到不是虛想，實實有個東壁可窺可鑿，小姐祇消遠遠的見他一面，說明了這句兄妹夫妻的言語，包管他的病即登時好了。」小姐道：「若果有此若近若遠的所在，可知妙了。但不知在於那裏？」彩雲道：「東書院旁邊，有一間堆家伙的空屋，被樹木遮住，內中最黑，因在西壁上，開了一個小小的圓窗兒透亮。若站在桌子上往外一觀，恰恰看的見熙春堂的假山背面。小姐若果憐他一死，祇消在此熙春堂上，頑耍片時，待我去通他一信，叫他走到空屋裏，立在桌子上圓窗邊伺候。到臨時，小姐祇消走到假山背後，遠遠的見他一面，悄悄的通他一言，一樁好事便已做完了，有甚難處？」小姐道：「這條路，你如何曉得？」彩雲道：「小姐忘記了，還是那一年，小姐不見了小花貓，叫我東尋西尋，直尋到這裏方纔尋著，故此曉得。」小姐聽了歡喜道：「若是這等行權，或者也於禮法無礙。」彩雲看見小姐有個允意，又復說道：「救病如救火，小姐既肯憐他，我就要去報他喜信，約他時候了。」小姐道：「事已到此，捨此並無別法，祇得要託你了。但要做得隱秀方妙。」彩雲道：「這個不消分付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下樓去了。

走到夫人房中，要說又恐犯重，要不說又怕涉私。恰好夫人叫人去起了課來，起得甚好，說這病今日就要鬆動，明日便全然脫體。夫人大喜，正要叫人去報知，忽見彩雲走來，因就對他說道：「你來的正好，可將這課帖兒拿去，喚醒了大相公，報與他知，說這個起課的先生最靈，起他這病，祇在早晚就好。」彩雲見湊巧，接著就走。

剛走到書房門首，早看見青雲迎著，笑嘻嘻說道：「彩雲姐來的好，我家相公睡夢中不住的叫你哩，你快去安慰安慰他。」彩雲走著，隨答應道：「叫我做甚？我是夫人起了個好課，叫我來報知大相公的。」因將課帖兒拿出來一揚，就走進房，直到床前。也不管雙公子是睡是不睡，竟低低叫一聲：「大相公醒醒，我彩雲在此，來報你喜信。」

果然是心病還將心藥醫，雙星此時，朦朦朧朧，恍恍惚惚，任是鳥聲竹韻，俱不關心，祇聽得「彩雲」二字，便魂夢一驚，忙睜開眼來一看，見果是彩雲，心便一喜。因說道：「你來了麼？我這病斷然要死，得見你一見，煩你與小姐說明，我便死也甘心。」彩雲見雙公子說話有清頭，因低低說道：「你如今不死了，你這病原是因為不信我彩雲的言語害的。我已與小姐說明，請小姐親自與你見一面，說明前言是真，你難道也不相信，還要害病？」雙公子道：「小姐若肯親面親賜一言，我雙星便死心相守，決不又胡思亂想了。但恐許我見面，又是彩雲姐的巧言寬慰，以緩我一時之死。」彩雲道：「實實與小姐商量定了，方敢來說，怎敢哄騙大相公。」雙星道：「我也知彩雲姐非哄騙之人。但思此言，若非哄騙，小姐閨門嚴緊，又不敢出來，我雙星雖稱兄妹，卻非同胞，又不便入去，這見面卻在何處？」彩雲笑一笑，說道：「若沒個湊巧的所在，便於見面，我彩雲也不敢輕事重舉的來說了。」因附著雙公子的耳朵，說明了空屋裏小圓窗直看見熙春堂假山背後，可約定了時候，你坐在窗口等候，待我去請出小姐來，與你遠遠的見一面。」

句，便一件好事定了。你苦苦的害這瞎病做甚麼？」雙公子聽見說話有源有委，知道是真，心上一喜，早不知不覺的坐將起來，要茶喫。青雲聽見，忙送進茶來。彩雲才將夫人的課帖兒遞與雙公子道：「這是夫人替大相公起的課，說這病有一個思星照命，早晚就好。今大相公忽然坐起來，豈不是好了，好靈課。我就要去回覆夫人，省得他記掛。」

就要走了出來，雙公子忙又留下他道：「且慢，還有話與夫人說。」彩雲祇得又站下。雙公子直等青雲接了茶鍾去，方又悄悄問彩雲道：「小姐既有此美意，卻是幾時好？」彩雲道：「今日恐大相公身子還不健，倒是明日午時，大相公準在空屋裏小窗口等候罷。」雙公子道：「如此則感激不盡，但不可失信。」彩雲道：「決不失信。」說罷，就去了。

正是：

一片桐凋秋已至，半枝梅綻早春通。

心竅若透真消息，沉病先收盧扁功。

彩雲走了回來，先回覆過夫人，隨即走到樓上，笑嘻嘻與小姐說道：「小姐你好靈藥也？我方纔走去，祇將與小姐商量的妙路兒，悄悄向他說了一遍，他早一轂輻爬起來，粘緊了要約時日，竟象好人一般了，你道奇也不奇？」小姐聽了，也自喜歡道：「若是這等看起來，他這病，實實是為我害了。我怎辜負得他，而又別有所圖？就與他私訂一盟，或亦行權所不廢。但不知你可曾約了時日？」彩雲道：「我見他望一見，不啻大旱之望雲霓，已許他在明日午時了，小姐須要留意。」二人說罷，就條忽晚了。

到了次日，小姐梳妝飯後，彩雲就要催小姐到熙春堂去。小姐道：「既約午時，此際祇好交辰，恐去得太早，徘徊徒倚，無聊無賴，轉怨尾生之不信。」彩雲道：「小姐說的雖是，但我彩雲的私心，又恐怕這個尾生，比圯橋老人的性子還急，望穿了眼，又要病將起來。」小姐笑道：「你既是這等過慮，你可先去探望一回，看他可有影響，我再去也不遲。」彩雲道：「不是我過慮，但恐他病纔略好些，勉強支持，身子立不起。」小姐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

彩雲遂忙忙走到熙春堂假山背後，抬頭往圓窗上一張，早看見雙公子在那裏伸頭縮腦的癡望。忽看見彩雲遠遠走來，早喜得眉歡眼笑，等不得彩雲走到假山前，早用手招邀。彩雲忙走近前，站在一塊多餘的山石上，對他說道「原約午時，此時還未及已，你為何老早的就在此間，豈不勞神而疲，費力而倦？」雙公子道：「東鄰既許一窺，則面壁三年，亦所不憚，何況片時，又奚勞倦之足云？但不知小姐所許可確？若有差池，我雙星終不免還是一死。」彩雲笑道：「大相公，你的疑心也太多，到了此時此際，還要說此話。這不是小姐失約來遲，是你性急來的太早了。待我去請了小姐來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即走回樓上，報與小姐道：「何如？我就愁他來的太早，果然已立半晌了。小姐須快去，見他說一句決絕言語，使他掛繫定了心猿意馬，以待乘鸞跨鳳，方不失好逑君子之體面。若聽其懷憂蓄慮，多很多愁，流為蕩子，便可憐而可惜。」小姐聽了道：「你不消說了，使我心傷，但同你去罷。」

二人遂下樓，悄悄的走到熙春堂來。見熙春堂無人，遂又悄悄的沿著一帶花蔭小路，轉過茶藤架，直走到假山背後。小姐因曲徑逶迤，頭還不曾抬起，眼還不曾看見圓窗在那裏，耳朵裏早隱隱聽見雙星聲音說道：「為愚兄憂疑小恙，怎敢勞賢妹屈體褻禮，遮掩到此？一段恩情，直重如山、深如海矣！」小姐走到了，彩雲扶他在石上立定，再抬頭看，見雙公子在圓窗裏笑面相迎，然後答應道：「賢兄有美君子，既已下思苻菜，小妹葑菲閨娃，豈不仰慕良人？但男女有別，婚姻有禮，從無不待父母之命而自媒者。然就賢兄與小妹之事，細細一思，無因之千里，忽相親於咫尺，此中不無天意。惟有天意，故父母之人事已於兄妹稍見一斑矣。賢兄若有心，不以下體見遺，自宜靜聽好音，奈何東窺西探，習‘挑達’之風，以傷‘河洲’之化，豈小妹之所仰望而終身者也？況過逞狂態，一旦墮入僕妾窺伺之言，使人避嫌而不敢就，失此良姻，豈非自誤？望賢兄謹之。」雙星道：「愚兄之狂態，誠有如賢妹之所慮，然實非中所無主而妄發也。因不知賢妹情於何鍾，念於誰屬，竊恐無當，則不獨誤之一時，直誤之終身。又不獨誤之終身，竟誤之千秋矣。所關非小，故一時之寸心，有如野馬，且不知有死生，安知狂態？雖蒙彩雲姐再三理喻，非不信其真誠，但無奈寸心恍惚，終以未見賢妹而懷疑。疑心一動，而狂態作矣。今既蒙妹果如此垂憐，又如此剖明，則賢妹之情見矣。賢妹之情見，則愚兄之情定矣。無論天有意，父母有心，即時事不偶，或生或死，而愚兄亦安心於賢妹而不移矣，安敢復作狂態？」

小姐道：「展轉反側，君子未嘗不多情，然須與桑濮之勾挑相遠。賢兄若以禮自持，小妹又安敢不守貞以待？但行權僅可一時，萬難復踐。況小妹此衷，今已剖明，後此不敢復見矣，乞賢兄諒之。」雙星道：「賢妹既已底裏悉陳，愚兄自應親疏死守矣。但不知死守中，可能別有一生機，乞賢妹再一為指迷。」小姐道：「君無他，妾無他，父母諒亦無他。欲促成其事，別無機括，惟功名是一捷徑，望賢兄努力。他非小妹所知也。」雙星聽了，連連點頭道：「字字人情，言言切理，愚兄何幸，得沐賢妹之愛如此，真三生之幸也。」小姐說罷，即命彩雲攙扶他走下石頭來，說道：「此多露之地，不敢久留，凡百願賢兄珍重。」雙星本意還要多留小姐深談半晌，無奈身子拘在小窗之內，又不能留。祇說得一聲道：「夫人尊前，尚望時賜一顧。」小姐聽了，略點一點頭，就花枝一般袅袅娜娜去了。

正是：

見面無非曾見面，來言仍是說來言。

誰知到眼聞於耳，早已心安不似猿。

小姐同彩雲剛走到熙春堂，腳還不曾站穩，早有三兩個侍妾，因樓上不見了小姐，竟尋到熙春堂來，恰恰撞著小姐，也不問他長短，遂一同走回樓上。大家混了半晌，眾侍女走開，小姐方又與彩雲說道：「早是我二人回到熙春堂了，若再遲半刻，被他們尋著看破，豈不出一場大醜？以後切不可再擔這樣干係。」彩雲道：「今日於你雖擔，卻救了一條性命。」二人閒說不題。

且說雙星親眼見小姐特為他來，親耳聽見小姐說出許多應承之話，心下祇一喜，早不知不覺的病都好了。忙走回書房，叫青雲收拾飯喫。喫過飯，即入內來拜謝夫人。夫人見他突然好了，喜之不勝，又留他坐了，問長問短。雙星因有小姐功名二字在心，便一心祇想著讀書。祇因這一讀，有分教：佳人守不著才子，功名盼不到婚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